

只屠为恶之人

1、

东海苍炎岛，九心潭。

「如今这世道，连上古的凶兽都混得愈发差劲了，」一袭黑衫临风而立，男子手里提着剑，打量着不远处被捆灵锁困住的硕大蛟龙。

「说你呢，」男子懒洋洋的俊目里透着戏谑，「天地混沌时，你尚算个啃魔族血肉的凶兽，现专害些没甚么能耐的凡人，龟孙得多了。」

蛟龙奋力挣脱，潭面上千尺波浪卷起，声势滔天。

「不自量力，实是没趣。」

握住剑柄的手一紧，顷刻间他的身影划过蛟龙身躯数十周，九心潭染上一片血红，那庞然大物缓缓倒下，沉入潭底。

千年来，他亲手斩了许多曾在上古时期和自己同一战线的灵兽。后来这些灵兽中识相的早被天庭那帮人看上当了坐骑，或



者有光玄养着，可惜啊，总有那么些个顽物，不服驯化，偏扰世间清静，为祸四方。

上古的历史，鲜有人过问，而天地三界，却因他平定四海而尊他战神，可笑至极。

泽尹自嘲般笑了，罢了罢了。

潭面上浮起一石台，一朵淡紫色的花扎根于岩石里，此花唤作曼罗紫，原是那蛟龙的内丹幻化而成。

泽尹正欲施法将曼罗紫收入衣袖，竟被抢了先。

这是不曾有过的事。

对面的，是位姑娘，远远望去，她素色的衣裙随风缱绻。

泽尹笑道，略微做了个揖，「姑娘可知先来后到之礼？」

那位素衣姑娘面色如水，只字不言便要转身离去。

刹那间，泽尹挡住了她的去路，「请姑娘归还。」

怎料那女子不听，反倒对他出手，迅如疾风。

活了十几万的泽尹怕是从没见过比他还无理的主，他起初还出于几分怜香惜玉敷衍以对，后因这女子深厚的功力不得不认真起来。

三十招后，泽尹的剑柄抵住了那女子的脖颈。

「你是哪位仙家的后人？」泽尹收回剑柄，眼里含着笑，「我竟从未听说。」

那姑娘仰着脸，神情格外坚毅。

正在泽尹估摸着这姑娘是个哑巴时，她开口道，「曼罗紫，不能给你。」

「为何？」

「你要曼罗紫就得杀了我，否则，我不会给你。」

「犯不着。」泽尹笑道，从方才起背着的手伸到女子面前，晃着那株曼罗紫并一条白色绢帕，「我早拿到了，你没发觉？」

女子柳眉一蹙，脸上总算有了点波澜。

倏然，他的手掌传来钻心的痛感。

「我在曼罗紫花茎上放了毒，内力越深厚，反噬越强，」女子淡淡道，「你把曼罗紫给我，我帮你治。」

泽尹把曼罗紫扔给她，左臂已近酥麻。

那女子也不食言，当下扶他到岛上一僻静山洞内坐下。

泽尹暂时用内力压住了毒性。这山洞桌床椅凳一应俱全，石壁上还被开辟出一面药柜来，倒是别有洞天。

那女子在案前，写药方，翻医册，取药，捣药，一气呵成，不紧不慢。

她低头时，鬓边的乌发不经意地滑落，衬着她白皙如雪的双颊。

真怪，泽尹寻思道，竟像用了结界术，旁的事物似与她无干系。

半晌，那女子一抬眼，碰上了对面的目光。

泽尹忙偏过头，「你.....原没有配解药吗？」

「这毒是我前些日子刚配出来的，解药我得再琢磨琢磨。」那女子一点也没觉得此话多么地令人抓狂，「不过倒是谢了你，我从你身上试出了这门毒的实际药性，长进不少。」

泽尹一听，差点没气得背过去，要是再重来一次，他怕是管不了什么怜香惜玉的鬼话，把她跟那些凶兽一样揍得服服帖帖就得了。

他迅速调整了下刚波动的内息，索性静默不语。

不一会儿，女子提着药箱走到他面前。

他没好气地道，「配好了？」

边接过她递来的药丸送水服下。

「我试试，」她把药箱放到他身侧的桌上，「我并不常失手，万一出事，泽尹君万年的修为应该能耗上一阵，不至于那么快羽化。」

于是他呛了好久，差点成为第一个因呛死结果仙生的神。

这厢泽尹总算艰难地吞下那药丸，那厢这姑娘的手放上了他的左肩。

泽尹惊魂未定，对上的却是一双盈盈含水的俏眼。

她清澈的眼里划过狡黠，「嘶拉——」，她一把扯下泽尹的左袖。

「你！」他活了十几万年，用光玄的话来说，是个洁身自好、不近女色的神，而今天这场面也是头次见。

裸露的左臂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疤痕，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他刚想抽出他的手，却周身乏力，想是刚才那药丸的功效。

那女子探着身，从药箱里翻找着几个瓶瓶罐罐，「你脸红什么？」

「我没有！」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莫名地觉得这桥段像是在某个茶楼听过的评书，类似什么才子调戏小姐，土匪绑架黄花姑娘尔尔。

「新伤添旧伤，你这战神还挺皮实抗造的。」她往他左臂上撒上药粉，先前交手时，她看出他左臂可能因与那蛟龙交手负伤，本想一个战神免不了打打杀杀落下伤痕，却还是在撕开他衣袖时心惊。

「我是医者。」言外之意是，你别多想。

她的指腹触碰在他的疤痕上，柔和地将药粉抹开，涂匀。

泽尹意识到自己离她的面庞很近，几乎能感到她的呼吸。她侧着脸，专注替他擦药的侧脸如画出尘。

「为何要用毒？」

「打不赢你。」女子瞥了他一眼，眼里写满看白痴的神情。

泽尹选择无视，叹了口气，「为何一定要得到曼罗紫？这玩意既增不了修为，也当不增不了内力。」

女子不再回应，为他上药后，将药瓶齐整地放回药箱。

就在泽尹以为她不打算回答时，「为了治瘟疫，曼罗紫一味药材可抵上十多味药材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拿到曼罗紫才来得及救人。」

「你说的，可是凡人？」

她点头，「就在苍炎岛旁的一小岛上，有个村庄。」

「曼罗紫若要做药，需在采集后一刻钟内用仙气养着，你去看，现在是不是都枯萎了？」

那女子到药柜前查看，如他所言。

她守了那条蛟龙三天，交手十数次，后来好不容易等到泽尹斩了蛟龙，她抢了曼罗紫，尽管手段卑劣，但还是达成了，她就不后悔，可原到头来原还是一场空。

泽尹像是毫不在意，随手将身上佩戴的一带香囊扔到桌上。

「这里面的东西，看看你是不是需要。」

她闻言，过来拆开那香囊。

「是灵芝草。」她飞快计算着这灵芝草的药性和药量，若真能做解瘟疫的药，胜过曼罗紫十数倍。

「多谢。」少女浅笑，如雨后润朗的晴空般清新。

泽尹想说「不必」到嘴上不知怎的竟变成，「你笑了就好。」

少女微怔，随即默不作声地道一旁捣弄着药材，只是她捣药的手不知不觉变得紧张。

「姑娘芳名？」

她的心漏了一拍，「你会知道的。」

「好。」泽尹应道，「不过，姑娘能把曼罗紫给我吗？」



她略带几分疑惑地将曼罗紫交给他。

泽尹看到知晓她的疑虑，便道，「我一旧友不知抽了什么风，偏稀罕这破花，托我去帮他寻来，还以两壶梨花酿做酬。这花管他用不用得了，我且送去，看他敢不给我酒。」

「梨花酿？莫不是光玄帝尊？」

「你怎知？」泽尹叹道，这光玄一直都深居简出的，简直是天界第一隐形人。

「我与他交情尚可，前日我写信托他帮我寻曼罗紫，没料到他倒还托上了你了。」她细眉一挑，「他先前欠我个人情，你同他说你帮了我大忙，叫他送你十壶也不为过。」

泽尹笑道，「你既不愿告诉我你是谁，我自问光玄去。」

「随你，」她拿出方才捣弄的几瓶白罐子，「这是我特制的膏药，你身上曾受过的伤虽已结痂，但想必当时处理得不甚妥当，长久必定会损及筋骨。」

「告辞。」

她的身影消失在他面前。

他出神了一阵，转动那白瓷瓶罐，背面两个娟秀的小楷映入他眼底：渠因。

2、

梓烟村，溪边，几个村妇正在浣衣。

「小崽子们，别在溪水上游耍，我们在这洗衣呢，这水都被你们弄脏了。」

「诶，老徐家的，别计较，这一个个都似猴孙一样，咱也管不了。」

溪水上游传来孩子的笑声，其中为首的一个略大点的男孩，约莫十二岁，长相清秀，眼里尽是机敏的劲儿，光着膀子，想下游喊道，「我们没嬉闹，我们是在捉鱼。」

他话音未落，另一身形肥硕的男孩朝他扬起了大片水花，「扇子，看着！」

「找死你。」陈扇笑开了，他被泼了一身水，立马报复回去，旁边一圆脸的女孩也帮他一起泼那胖子水。

直到那胖子连连告饶，陈扇才肯罢休，消停下来。

他方才说捉鱼可不是用来搪塞人的，只见他俯下身，手浸在水里，静止不动，待瞄准目标后，迅疾地上去掐住鱼身。

「我抓到啦！」

陈扇骄傲地将一条肥美的鲈鱼聚过头顶，脸上溢满欣喜之色。

「扇子哥哥真厉害。」圆脸的女孩羡慕十分。

「当然啦。」陈扇走到岸边，将鲈鱼扔回竹篮里，盖上盖子，边穿鞋边道，「湘湘，旁边这筐鱼送你。」

那女孩笑盈盈，「扇子哥哥好棒！」

那胖子冷不丁地哼了一声，「净会讨女孩子欢心。」

「哎呀，还有一筐鱼，本来想着要送人的，」陈扇撇了撇嘴，「可惜张招财家里有矿，又说我只会讨女孩欢心，人家怕是看不上我捉的鱼。」

「哥，哥，别这样。」那胖子名叫张招财，听完他的话后连忙谄媚上前，想伸手抱住他，「看得上，看得上。」

就知道他的德行，陈扇挡开他，起身背上其中一只竹筐，里面他刚才捉的那条最大的肥美鲈鱼仍在蹦跹。

「我走啦。」陈扇向伙伴们招招手，「奶奶和渠因姐姐还在等我。」

「你今天走得那么早，」张招财有些扫兴，不乐意道，「每次都渠因姐姐长，渠因姐姐短的挂在嘴边。」

湘湘有几分迟疑地叫住他，「扇子哥哥，你说渠因姐姐真的有什么办法治好村里人的病吗？我爹被送去医馆已经三日了。」

陈扇走过去摸了下湘湘的头，「她肯定可以的，我明日就帮你去医馆看看。」

见状，湘湘笑颜重展。

陈扇自动略过张招财的一顿埋怨，背着竹筐走了，心情大好，脚步跳跃。

3、

一寻常农家小院。

「渠因姐姐，渠因姐姐。」陈扇一进院门，就喊道，「我今天又抓了一条大鱼。」

登上台阶，踏入厨房，「渠因姐姐.....奶奶，小心！」

他忙放下竹筐，上去拿走老妇手里的铲子，扶老妇在一边坐下。

老妇双眼失神，和蔼笑道，「近日医馆忙，总不能每次做饭都让阿因来吧，我眼睛瞎是瞎了，但好歹还可以炒两盘菜。再说了阿因的厨艺也是我教的。」

「可是自从上回奶奶您染上风寒后，手就会经常颤抖，渠因姐姐说能不让你下厨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」

「小扇子做的菜，能吃吗？」

一清冷的女声传来。

「渠因姐姐你回来啦。」陈扇上前接过她的药箱，「姐姐，我今天捉了一条大鲈鱼，给你和奶奶补身子。」

渠因莞尔一笑，碰了碰他冰凉的肩膀，朝他道，「去换上件衣服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意识到自己仍光着膀子，脸唰一下红了，逃也似地去到里屋。

陈奶奶不由得笑道，「他还小不要紧，就是怕着凉。」

里头的陈扇吼道，「我不小了，我是男子汉。」

渠因走到陈奶奶身前，俯下身子，摩挲着她那双粗糙布满老茧的手。

「阿因受累了吧，家里和医馆两头跑，可还吃得消？」

她淡淡道，「我没事，奶奶。」

手心里很温暖。

4、

入夜。

院里凉棚的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，最中间摆着那盘红焖鲈鱼。

「渠因姐姐的厨艺太好了！」陈扇连吃了好几碗饭，发出感叹。

「嘴里有食物的时候别说话，小心噎着，」陈奶奶用拐杖打了他腿，佯怒道，「奶奶做的饭就不好吃了？」

「一样好吃。」陈扇焉焉地垂下头，扒拉着饭。

渠因无奈地笑了笑，给陈奶奶和陈扇各自盛了碗汤，放在二人桌前。

「阿因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，」陈奶奶摸上她的手腕，「要多吃点饭。」

虽然渠因知道凡界的吃食根本就不会对神魔的体质有半点影响，却还是应了。

「渠因姐姐，医馆得了病的那群人，快痊愈了吗？」

「还需等上几日。」

渠因从前不久得来灵芝草后，很快地便配好了治疗瘟疫的药方，让感染的村民服下。

「那明日我能去医馆看看吗？也能给姐姐搭把手。」

「医馆？」渠因笃定道，「不行。」

瘟疫在梓烟村是极少见的，这儿的村民没有处理瘟疫的经验，怕是会引起恐慌，再者这次的瘟疫也并非一般的凡界瘟疫，而是骇人听闻的尸毒。

她是魔族之人，自然是能抵御得了，但其他的普通凡人，一旦接触很有可能便会被感染。因此她才封闭了医馆，不允许旁人进入。

陈扇还想争取一二，陈奶奶的拐杖第二次打向了他的腿，力道更重，「阿因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吃饭别多嘴！」

他疼得直叫，渠因见了他那滑稽的样子，不免低头浅笑，只一刹那犹如世间昙花，清淡却也倾入人心。

陈扇余光瞥到他渠因姐姐的模样，不由觉得腿上的疼痛值回了几分。

院外有些嘈杂，陈扇正要起身去看看，却见湘湘跑了进来

「扇子哥哥，」她上气不接下气，抽泣道，「渠因姐姐，医馆.....医馆出事了，村长不知从哪找了位仙长，强闯了医馆，说是要把里面的人全烧了。我爹.....我爹他.....」

一瞬间陈扇怀疑自己眼睛瞎了，方才还在这的渠因姐姐眨眼间消失不见，只留下句，

「小扇子，照顾好奶奶。」

5、

医馆门一破，一片嘈杂，村民们拿着火把涌入馆内，四处搜寻。

「仙长，仙长，求求您手下留情吧。」一妇女跪在地上，手里拽着一鹤发童颜的老者的衣角，「仙长，我男人和十岁的孩子都在里面啊。」

接着又是一群人围了上去，跪倒一片，哭喊着自己的亲人在医馆内。

「我乃天界的金光上神，此次游历，途径此地，发现了尸毒，」他面色严峻，嫌恶地将道袍从那妇女手中抽出来，「尸毒乃魔界之物，本座为天界、为黎明百姓本来就有除掉尸毒的责任！」

「不行啊，那里面的人不就全被烧死了吗？」

他冷冷地哼了一声，「染了尸毒就是魔物，就已经死了，再这么拖延下去，感染的人更多。」

他这话一落下，其他拿着火把的村民纷纷响应，他们从没见过活神仙，都敬畏得很，也怕自身和亲人性命不保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

「找到了，就在这里！」

嚷嚷的地点竟是在医馆的药房，药房的地上整齐地躺着受感染的村民，他们的面色都发紫，身上甚至长出了尸斑。

「看到了没有，」村长喊道，「真如上神所言，这些人都已经死了，要被渠因那妖女练成鬼魅来祸害大家呢！」

「不会吧，渠因大夫对大家那么好，她怎么可能是妖女？」



「既然不是，为何要隐瞒大家，还封闭医馆。」

「要不是今日有上神相助，我们大伙说不定哪天也被尸毒染上呢！」

.....

人群躁动，有几个激进者要上前点火，可竟在刹那间，所有人手里燃着的火全部熄灭。

倏忽，只见药房门外立着一女子，着一袭轻纱般的白裙，清风拂来，青丝飘飘。

渠因冷冷道，「你是何人？这里何时轮到你插手？」

「哼，你身上果真有魔族的气息，而且还不弱。」

金光上神尽全力打出一掌，想着趁其不备，速战速决，这妖女要是躲了，她身后的药房立马化为灰烬，要是没躲开就等着魂飞魄散，身形俱灭吧。

不会有第三种可能。

蓦地，他的心里竟生出了一丝畏惧。

怎奈接住那一掌的是一团红色的气焰，将那金光掌打出的气波给吞噬。

那女子没有躲开，也没有灰飞烟灭，此时正站在原地，面无波澜地收了手，「所以，可以离开了吗？」



怎么可能，他从一下界小仙到天界上神，修行了十几万年，竟敌不过一个年轻的魔族丫头？太耻辱了。

「妖女，竟敢猖狂！」金光上神脸色剧变，怒容满面，「你在这凡界村庄散布尸毒，究竟是何居心？」

「你们还有谁想靠近？」渠因的眉眼淡淡一扫，双眸因方才运功而发红。

周围的村民连连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即使先前对渠因是妖女这事抱有怀疑的人，此刻无不相信了这件事情。

人群中，一熟悉的面庞跪下，他抽抽搭搭地哭道，「渠.....因姐姐，渠因姐姐，看在我和扇子是兄弟的份上，饶了我吧。」张招财这一跪，他老爹也是个没骨气的，哭爹喊娘地跪下来，于是乡民里有一半的人跪了下来。

剩下的乡民，将希望寄托于身边的上神，他们振臂高呼，要上神为民除害，杀了这妖女。

「我是医者，我是在医治这些人，你们.....」

你们相信我，这句话她顿时哽在喉咙。

看着平日里相处的乡民露出畏惧或愤恨的神色，渠因心里生出异样，突然觉得眼前的人们很陌生，明明是今日白天仍和她笑脸相迎的村民，现在竟一个个地要她死。

果然，凡人还是信不过吗？

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！」

一苍老的声音响起，伴着重重的拐杖落地的声音。

「陈婆，你家捡的姑娘是妖女。」

「陈婆，别过去。小扇子，扶着你奶奶些，别过去。」

「乱说，渠因姐姐不是妖女！」陈扇怒斥道。

张招财忙招呼他兄弟，「扇子，你看渠因姐姐的眼睛，都发红了，她就是妖.....」他愣是没敢说出「妖女」这个词。

渠因看到陈扇在与自己对视时那一刻的退缩和恐惧，连他都如此表现，就知道自己此时在别人眼里是多么可怖的存在。

「妖女，这个妖女！」金光上神发现她状态与方才明显不同，区区一个妖女，竟然在意别人的评价，特别是在看到那对祖孙时，明显杀气弱了很多。

何不.....推波助澜？

抓住这个弱点。

金光上神走到那瞎眼的陈婆面前，「我乃天界金光上神，这个妖女散布尸毒，想把村民都炼成鬼尸，可谓罪孽深重啊。」

那老妇嘲讽一笑，接下来就是一巴掌打在了金光上神脸上，惊呆了众人，金光上神更甚。

「你说你是神仙，却做着畜生做的事情？你说阿因是妖女，可她却一次次地救村民的命。」她转过身，对着那些村民说，「你们当中，有谁没有被阿因看过诊？李家孙女的热症，徐家老头的咳血，还有王家媳妇的偏头痛，这些都是谁给治好的？是这位金光上神吗？阿因若真有祸心，怎么可能去救你们？」

一大部分的人迟疑了，他们中几乎每个人大病小病都找过渠因，而她总是能妙手回春，收的诊金也是少之又少，要不是今日的事情，渠因在村里确实是人人爱戴的存在。因此，当初她提出要封锁医馆时，大多数人也纷纷支持她。

村长见大伙儿有人已有动摇之意，便道，「这妖女定是想博得大家信任，便于她行事！」

「人啊，知恩图报，即便做不到图报，也总得懂得知恩。」陈婆长叹了口气，松开扶着陈扇的手，循着方才的声音走到村长面前，「孙九，你到现在还记恨阿因呢？也不看看你家那龟孙当初对阿因做了什么？你还有脸记恨？」

村长孙九气得牙齿咬得咔咔直响，却说不出话来，一年前他替孙子上门求亲，遭到了陈婆的拒绝。他那没脑子的孙子竟然妄想在渠因回医馆的路上轻薄她，却反倒被村里的人们拿着锄头追了三条街，最终脚下一不留神，狠狠地摔成了瘸子。

孙九心疼他的乖孙，心里实打实地恨上了这个女子，但他理亏，这几日才寻得这个机会报仇。

陈婆嘱咐她的孙子，「扶我到阿因身边。」

她走的脚步声，在渠因听来足以压过周边人嘈杂细碎的议论。

陈婆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走到她面前，拉起她的手，「阿因别怕，告诉奶奶，你究竟是谁？」

「我是魔族之人，我叫茯夏。」

6、

四年前。

乌压压的三千魔族追兵压界时，少年将她护在身后。

「茯夏，记住，从今往后我都不再是你的兄长。」

「之陌，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」

他伸手一击，将她送到远处，嘶吼道，「走啊！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回来了！走！」

瞬间，周围扬起飓风，他彻底打开神识，逼走自己体内一半的仙气。

这做法无疑比扒骨削皮还痛上万倍，他是在毁掉自己一半的元神。

「之陌，你住手！我不需要你这么做！」

毁掉一半的元神，无非会使他会堕入魔道，行尸走肉。

「夏夏，你说要是我们身上没有那一半的仙族血脉该有多好。」

随即，在场的三千魔兵神魂俱灭，化为魔气，顷刻间从四面八方侵入他的体内。

「兄长——」

之陌，入魔。

.....

从那时起，她唯一的兄长以元神为祭，交与魔族，入了魔，换得她出逃的一线生机。

茯夏，太多人要她葬身于魔界，而她的手上也沾染了太多人的鲜血，她是踩着同族们的尸体逃出魔族的。

可到了凡界后，她孑然一身，背负伤痕，心却好像不会痛一般，不喜不悲。

7、

苍炎岛，荒山。

「狗娘养的，现在就算来岛上，也很难打到什么猎物了。」

「诶，你听，那边有动静，」一精瘦的猎户悄悄靠近树丛，却惊了一跳，「大哥，你看，这里有个躺着个姑娘。」

他走了过去，蹲下身子探了探她的鼻息，「没死啊。」接着又倒吸了口凉气，这女子身上满是血痕，「乖乖，她这是遇到山贼还是抢匪了？」

「管她遇到谁，遇到老子算她倒霉。」旁边那粗壮的汉子走近掐住她的下巴，「瞧，这长得多来劲，卖去万花楼该值得个好价钱。」

「大哥，我们与这姑娘并不相识，这不好吧？」

「别废话，来荒山捡到这个小妞，还用得着打什么猎物？家里的婆娘孩子都等着钱进来呢。」那粗壮的汉子拿出捆绑猎物的麻绳，「还不来帮忙，省得她醒了逃跑。」

那精瘦的猎户懦懦地正要上前，一截柴木砸到那粗壮男人的背上，他吃痛地从那女子身边站起，怒道，「哪个狗娘养的敢砸你爷爷？」

「哼，不知教养的小畜生。」一老妇拄着拐杖走了出来，啐骂道，「看着人姑娘长得标志，就心生恶念，我呸！」

「大哥，是梓烟村的陈婆婆，脾气出了名的坏，大哥你还是别惹她了吧。」

「死老太婆，赶紧给老子滚，别碍老子的好事。」

那陈婆气急了，眼里冒火直直瞪着他，抡着拐杖要去打，却被那男人狠狠地夺过拐杖，她一把摔在了地上。

「杀人了，杀人了，」陈婆疾呼，哭嚎道，「我丈夫死得早，儿子和媳妇都被山匪杀了，你们心肠怎么能那么坏，净欺负我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婆，十八层地狱都关不住你们……」

陈婆叨叨絮絮地将他们诅咒了个遍，顺便问候了他们的祖上。

「算了吧，大哥，算了，别跟陈婆一般计较，她就是一疯子，指不定要怎么讹上你呢。」

「狗娘养的，晦气！」那男人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的，在那精瘦猎户的拉扯下走了。

「奶奶！奶奶你没事吧？坏人走了吗？」

大树后传来一男童的啜泣声。

「坏人走了，奶奶当然没事，」那陈婆好不费劲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她根本不用借助拐杖，只是平日里需要拐杖做做样子，倚老卖老罢了，「小扇子，现在还不许出来啊。」

「为什么啊奶奶？」

陈婆叹了口气，走到那女子身边蹲下，碰触到那沾满血污的衣物时，眸色暗了暗，握住了她冰冷的手，停住了许久。

「又是那群丧尽天良的山匪干的吗？」

陈婆突觉眼里一酸，闪起了泪花。

那女子睁眼时，感知到身边有人，正要一掌劈过去时，却听闻有人道：

「姑娘，别怕啊，那畜生都被老太婆我赶跑了。你姓甚名谁？可还有家人？」

「家人.....」

8、

「阿因别怕，告诉奶奶，你究竟是谁？」

这双曾经在她流落时给她温暖的手，还是在此刻握着她。不同的是，这四年间，陈婆衰老得厉害，那精明的眼睛渐渐浑浊，多年来的眼疾让她双目失明，拐杖也不再只是倚老卖老的工具而已。她说，「阿因，乖孩子，不用帮我治，我一老太婆既不喜欢吃药，又不喜欢折腾，横竖再活也每个三两年了。」

她感叹，凡人怎么能那么脆弱？可也那么强大？

她明白，这份温暖，今后都不会再属于她了。

「我是魔族之人，我叫茯夏。」

她的话，引来一片哗然。

魔族人，比之于妖女，是更为令凡人畏惧的存在。

在所有的传说中，永远都是天族为正，魔族为恶。永远是魔族祸害苍生，使得四海皆生灵涂炭。

「魔族？」陈婆沉吟了片刻，却又如往常般，「阿因，你是谁，重要吗？」

「渠因姐姐，魔族又如何，」陈扇对她笑道，「我只当渠因姐姐多了个名字，名叫茯夏。」

9、

「顽固不化！」金光上神手里化出斩魔的仙剑，「各位，屠魔是我天族职责，凡是和魔族人有任何交集的人，都死不足惜！」

「这什么意思啊？」张招财正疑惑，随即见到神剑一劈，那凌厉的一击正朝前方……

「扇子——」

他不禁紧紧闭上眼，四周寂静极了，他微微睁开眼，却见渠因姐姐挡在陈氏祖孙身前，展袖一挥，便化了那击偷袭。

「是你逼我的。」

在一瞬间，那袭雪白衣衫闪现在了金光上神身前，她面上端的平静，只是那双盈盈含水的丹凤眼里迸发出凛凛寒意。

斩魔的仙剑向她劈去，而她的身体外似布了一层屏障，毫无所伤。

在此刻，金光上神脊背发凉，这魔族女子，似乎强大得难以想象。

她手里幻化出一翠色的玉笛，在指尖轻灵一转。

「你怎么.....会有天界的宝物碎玉笛？」

不待她回应，那女子使着玉笛朝他而来，那身手迅猛得不见踪迹。

怎么可能，自己在那女子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，有这么深厚的神力，可自己却从未听闻。

金光上神喉头血腥味上泛，连连向后退了好几步。刹那间，那纤手掐上了他的脖子，似要将他捏碎，令人畏惧的是，她的面色毫无波澜，仿佛手里捏着的只是一无足轻重的蝼蚁。

「妖女，放开上神！」她身后传来一发颤的声音，「否则，与你勾结的陈氏祖孙就会有性命之忧！」

她斜睨了一眼，柳眉微蹙，有几分恍然无措。

「孙九！你敢碰扇子和陈奶奶一下试试！」张招财急红了脸，吼了一嗓子，他此刻已经搞不清状况了，天界上神竟被渠因姐姐很轻易地秒了，而村长竟然用同族人的命去要挟渠因姐姐放人。

渠因松了手，放开了金光上神，她想着上前去救下陈氏祖孙，可是她没有十足的把握。

「妖女，你只要动一下，陈婆就没命了。」

孙九手里的匕首放在陈婆的脖颈上，闪着银光，陈扇刚要扑上去，却被他的家仆给捆住。

金光上神封了她神力的穴位，命令道，「拿下她！」

村民见她果真不动，迟疑了片刻便一涌而上。

「阿因——」

「渠因姐姐——」

渠因的双臂被人钳制住，双膝重重地往地上一落，玉笛从她手里滑下。

「你方才不是要杀了老朽吗？」金光上神讥笑，「魔族之人，竟会为了凡人而心软，可笑至极，愚蠢至极。」

「放了他们。」她淡淡道。

「人，我会放，不过要在你死之后。」金光上神举起斩魔的神剑，正要落下，手却不受控般地颤动，神剑在刹那间飞了出去。

「金光老头，过分了。」

却见一道玄色衣袍负手而立，伫立于渠因身前。

她低垂着脸，是泽尹君.....他怎么来了？

「战神，」金光上神有几分惊异，「老朽见过战神！」



他唇角一勾，「就是这姑娘把你打得落花流水？金光老头，你这脸面挂不住啊。」

金光上神惶恐地俯身行礼，「回禀战神，老朽已将这妖女制服，正要取她性命！」

「是不是越老脸皮越厚？本君也活了十几万年了，与你一比还真比不过，」他敛了笑意，深深地看了金光上神一眼，「打不过便拿无辜之人要挟，你这是神仙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」

「老朽的确胜之不武，可这是魔族妖女，不除难以绝后患啊。」金光上神顿了顿，意味深长道，「再者，屠魔不也是战神之责吗？难不成战神想包庇此妖女？」

泽尹觉着好笑，「少拿天族那堆陈规来唬人，本君做事自然有自己的章法，只屠为恶之人，不论对方是魔，还是像金光上神你一样的……神。」

「你！」金光上神知晓泽尹这话绝不是玩笑话，神魔大战后四海八荒内尊他为战神，可他却对这头衔毫不上心，不在天庭领职，而是四处游历。他桀骜难驯惯了，奈何神力是三界最强，连天帝都拿他没办法。

「还不放人？」

「老朽会将今日之事上报天庭！」

「请自便。」

金光上神咬了咬牙，便立马消失不见。原本压制渠因的村民，一下子也慌了神，松开了她。

「渠因姑娘，你没事吧？」

修长有力的手向她伸去，她抬眼凝睇，那男子俊秀绝伦的面庞映入眼中，剑眉下一双英锐的双眸，目光深邃沉厚。

她没有搭上那只手，而是自己站起身，「多谢。」

泽尹不觉尴尬，正要开口，却见那女子有几分站不稳地晃了晃，在他视野里慢慢倒下。他忙伸手搂住她的腰，将她横抱起。

他眸色一暗，解开她被封住神力的穴位，悄悄用内力帮她调理，方才和金光上神一战，这姑娘看似赢得轻巧，实则元气伤了不少，她应该不常出手。

此外，这仙魔体质也是特殊得很。

「渠因姐姐！」陈扇赶来，几分警惕地看着他，「你对渠因姐姐做了什么？」

他闻言笑道，「小孩，这姑娘住哪？劳烦带个路。」